



星座传记丛书

ERNÃO DE MAGALHÃES



麦哲伦传

【奥】茨威格 著
叶芳来 译
曹继荣



5.89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星座传记丛书

FERNÃO DE MAGALHÃES

麦哲伦传

【奥】茨威格 著
叶芳来 译
曹继荣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哲伦传/(奥)茨威格著;叶芳来,曹继荣译.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1.3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123-9

I.麦… II.①茨…②叶…③曹… III.麦哲伦,F.(约1480~1521)-传记 IV.K835.51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872 号

СТЕФАН ЦВЕЙГ

МАГЕЛЛАН

据 С. ЦВЕЙ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СЕМИ ТОМАХ, ТОМ ТРЕТИ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63) 译出

海 燕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开本 787×1092 16 开 12 印张 171 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定价:16.00 元

检 164

❖ 作者的话

书本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情感需要表达。推动人们写书的,可以是一种灵感,也可以是一种谢忱;苦恼、愤怒、悲伤同样能挑起人们精神上的激情。有时,一种好奇心,一种在书写过程中对人物和事件进行透彻了解的心理上的需要,可以成为推动的原因。但也有一些暧昧的动机——虚荣、贪婪、自负,经常地甚至过分地促使我们去进行创作。因此,作者每一次其实都应该弄清楚,他出于什么感情、由于什么愿望而选择了自己的题材。本书内在的原因我是完全清楚的。它产生于一种不太平常而又摆脱不掉的感情——内疚。

事情是这样。去年,我第一次获得我期待已久的机会到南美去旅行。我知道,在巴西等待我的是人间的胜境,而在阿根廷,则是无与伦比的享受:与文学界同仁们的会见。单单想到这一点,就已觉得这次旅行妙不可言,何况一路上还有那只会令人感到愉快的一切:平静的海洋,在快速而庞大的客轮上的充分的休息,摆脱一切职务和日常琐事的悠闲生活。我尽情地享受着这次旅行中极乐的时日。但突然间,在第七天或第八天,我发觉自己有一种难以忍耐的烦恼。没完没了的蓝色的天,没完没了的蓝色的、无风无浪的平静的水面!我突然生起气来,在这一刻,我似乎觉得

旅行的时间太长了。我心里早已想抵达目的地了。我高兴看到表上的指针每天不停地向前移动。懒洋洋、软绵绵、无所事事的乐趣，不知为什么突然让我感到难受。老是那些人，总是那些相同的脸，令人厌倦，船上单调的生活正是用它那刻板的平静刺激着我的神经。只要往前走就好，往前走就好，快点儿，尽可能地快点儿！于是，这艘漂亮的、精致的、舒适的快速客轮对我来说一下子变得缓慢起来了。

也许，只过了一会儿，我便认识到我的急躁不对，因而深感惭愧。“你要知道，”我生气地对自己说，“你正坐在一艘最安全的客轮上进行美妙的旅行，任何一种只要能够想像得到的奢侈品都在等待着为你服务。如果晚上你的船舱里太凉，你只要用两个手指头扭一扭调节器，空气就变暖了。赤道正午的太阳你觉得难以忍受，那有什么关系呢，离你两步远的地方就有装着电扇的房间，而再远一点，还有游泳池等着你去享用呢。在这一最豪华的旅馆中用餐时，你可以要任何一道菜，任何一种饮料，所有的饮食转眼之间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似乎是长翅膀的天使送来的一样，而且十分丰盛。你可以独自埋头读书，或者，随心所欲地去玩各种游戏，听音乐，与人们交际。为你提供了一切方便条件和一切安全保障设施。你知道你往哪儿行驶，准确地知道你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也知道你会受到欢迎。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和纽约也是这样，人们每小时都知道你的船现在正行驶在地球的哪一点上。你只要沿着小梯子爬上几级，供你使用的无线电报的电波立即飞离发报机，把你的问题、你的敬意带到地球的任一角落，过一小时，你就可以从世界的任一地点收到给你的复电。可是，心情烦躁、不知足的人呀，你想一想，从前是如何的一幅景象！你把你的旅行同往昔的旅行比较一下吧，首先同最早为我们发现这些辽阔海洋和发现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勇士们的初航比较，哪怕稍微做个比较——你想起这些，你就会感到惭愧的！你试想一下，他们坐着极小的渔帆船，不知道航道，向神秘莫测的地方开去；他们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海面，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听任恶劣天气的摆布，命中注定要遭受最大的苦难。夜里一团漆黑，惟一的饮料是用木桶装的有霉味的、微温的水或路上接存的雨水，吃的只有坚硬的面包干和有哈喇味的肥膘，而经常是

许多天甚至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没有。没有庆铺,没有休息的地方,热得要死,冷得要命,还得加上一种感觉,即在这一片冷酷的泽国里只剩下他们自己了,绝对地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家乡的人长年累月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驶去,各种苦难伴随着他们,千面死神在水面和陆地上环伺着他们,人和自然威胁着他们;数月数年乃至永远,这些可怜的小破船一直被笼罩在令人可怕的孤寂之中。他们知道谁也不会赶来帮助他们。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这些未经船龙骨翻耕过的水域多少个月,也遇不见一只帆船。谁也不会把他们从困境和危险中营救出去,谁也不会为他们带走他们死亡和遇难的信息。”我一想到海洋征服者最初的这些航行,就为自己的急躁情绪而深深地感到羞愧。

这种内疚的感情一旦冒头,就在整个旅程中一直缠绕着我,那些关于无名英雄的思虑一分钟也不让我安静。我开始想更详细地了解那些首先挺身而出同自然力进行搏斗的人,读一读还在我少年时代就激动过我的在未经探测过的海上初次航行的记述。我走进船上的图书馆,信手借了几本书。在所有写人写航行的文字中,有一个人的功绩最使我惊奇,这个人的功绩在我们地球的认识史上我想是不可超越的。我说的是费尔南·麦哲伦,就是率领五艘并不坚固的渔帆船离开塞维利亚港去进行环球航行的那个人。那次航行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奥德修纪^①,有二百六十五位勇士出发,其中只有十八个人乘着一条破船回来,但飘扬在桅杆上的旗帜标志着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我从这些书里读到的关于他的东西并不多,无论如何,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回到家里以后,我继续阅读,在书中翻检,奇怪的是,所有过去关于这一英雄业绩的叙述竟然是如此之少和如此之不可靠。可是,像过去多次所经历的那样,我又一次明白了:用文字表现出来,给别人解释清楚,是把难以说清的东西使自己弄清楚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法。本书就是这样产生的,老实说,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当我根据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文献资料,尽可能尊重事实来

① 奥德修纪——古希腊叙事长诗,据称为荷马所作,叙述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历险十余年的故事。

创作这第二部奥德修纪时,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觉得我是在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人类的伟大的幻想、神圣的传说。但是,要知道,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似乎不真实的真实更加美丽!人类的伟大业绩正因为高踞于平常的世俗事业之上,所以才包含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正是在人类完成了的不可思议的事业上,人类才重新获得对自己的信心。

目录

作者的话/1

第一章 NAVIGARE NECESSE EST/1

第二章 麦哲伦在印度/20

第三章 麦哲伦获得了自由/35

第四章 麦哲伦的理想实现了/50

第五章 麦哲伦克服了数以千计的障碍/63

第六章 起航/74

第七章 徒劳的探索/86

第八章 哗变/102

第九章 伟大的瞬间/115

第十章 麦哲伦开辟了自己的王国/134

第十一章 麦哲伦战死在最后胜利的前夜/147

第十二章 在无人统率的情况下返航/158

第十三章 死者总是无理的/175



第一章

NAVIGARE NECESSE EST^①

开头是由调味的香料引起的。自从罗马人在旅行和战争中第一次了解到辛辣芳香、酸涩麻口的东方调料的妙处之后,西方人的厨房里和饭馆里就不能也不愿意没有印度香料、没有辛香佐料而勉强对付了。要知道,直至中世纪晚期,北方人的食物一直是难以想像地淡而无味。再经过一段不短的时期,目前最常用的食品——土豆、玉米和番茄才移植到欧洲来。当时,很少有人在食物中加点柠檬使其略带酸味,加点食糖使其略带甜味。现已找到的茶和咖啡的提神作用尚未发现。即使国王和显贵,由于烹调无术,除了大吃大喝之外,也无法用任何东西来犒劳自己。可是真是怪事:只要在那最简单的菜里放上那么一点儿印度香料——一小撮胡椒,一小撮干豆蔻衣,一点点儿生姜或桂皮,那么你嘴里就会立刻产生一种特殊的、令人愉快的刺激。在酸和甜、辣和淡的十分明显的大调和小调之间,开始响起迷人的美食的泛音和过渡音。过了不久,中世纪人不那么讲究的、粗糙的味觉神经,愈来愈贪婪地要求享用这种新的刺激品。只有

① 航海是必要的——拉丁语。

当食物辣得不能再辣,刺激人的劲儿大得不能再大了,食物才算做得好。啤酒里甚至也放生姜,酒里也加点香料末,使人每喝一口,咽喉就像火烧一样。但是,西方人需要如此大量的香料,并非专供厨房做菜用。

妇女的虚荣也需要愈来愈多的阿拉伯香料,而且需要的品种也日益繁多——撩拨肉欲的麝香,香得腻人的龙涎香、玫瑰油;织染工人为妇女制造中国丝绸、印度花布,珠宝工匠为妇女寻觅锡兰白珍珠和纳尔辛加尔兰钻石。天主教堂对海外奇货表现出更大的需求,因为欧洲千千万万个教堂中,神父们从容摇摆着的香烟缭绕的手提香炉里那数十亿粒神香,没有一粒是欧洲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这数十亿粒神香中的每一粒,都是从阿拉伯经海路和陆路走完了极其漫长的路程的。药剂师也经常购买驰名的印度香料如鸦片、樟脑、贵重树脂等。他们根据经验知道,不管什么灵丹妙药,如果小瓷瓶上没有用蓝字写着“阿拉伯产”或“印度产”这些富有魔力的字样,那么患者是不会觉得真正有效的。东方的一切东西,由于它遥远、稀少、奇异,也许还有昂贵,开始成为西方人无法抗拒的、令人神往的妙品。“阿拉伯的”、“波斯的”、“印度斯坦的”——这些定语在中世纪(像修饰语“法国的”在十八世纪一样)同华贵的、极为精致的、十分讲究的、王室的、珍贵的这样一些词是同义词。无论哪一种商品都没有得到过香料那样的需求:这些东方花朵的香气似乎以一种看不见的魔法迷住了欧洲人的心。

但是,正因为时尚如此顽固地需求印度商品,所以它们很贵,而且价格不断上涨。在当代,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考察出这些商品的价格是如何暴涨的,因为我们根据经验知道,历史上的一切价格表都是相当抽象的。只有想起这样的事,才能够获得香料价格暴涨的明显概念:现在任何饭馆桌上人们可以随意撒在菜上的这种胡椒面,在公元十一世纪初是按粒计算的,几乎同银子一样贵重。胡椒的价格是如此之稳定,以致许多城市和国家都用它来结账,像用金银一样。用胡椒可以买得土地,用胡椒可以支付嫁奁,用胡椒可以买到公民权。许多君主和城市用胡椒的重量来计算他们征收的关税。要是中世纪的人想说某人极其富有,就可以戏谑地说他是“胡椒袋”。生姜、桂皮、奎宁皮和樟脑是用首饰店和药房的戥子来

称的,而且称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以免穿堂风吹走了一点点贵重的粉屑。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对香料的这种估价尽管十分荒谬,但是当你想到取得这些东西的困难和伴随而来的危险,那也就可以理解了。当时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无限遥远,当这些香料从马来群岛的绿色灌木丛上落到它的最后一站——欧洲商人的柜台上之前,船队、骆驼队和车队在旅程中必须克服多少危险和障碍!每一粒香料、每一片香料要遇到多少的艰难险阻啊!自然,这些植物中的任何一种植物本身不是什么罕见的东西。在地球的那一边,所有这些植物——吉多尔岛^①的肉桂树、安波那^②的母丁香、班达的肉豆蔻、马拉巴尔海滨^③的胡椒树——就像我们这儿的飞帘一样,长得极其茂盛,而且到处都是;在马来群岛一公担香料并不比西方一小撮香料贵。可是,在它经过海洋和沙漠到达最后一个买主——消费者手里之前,这种商品要经过多少双手的盘剥啊!通常,第一双手所得的报酬是最贱的:一个马来亚奴隶把刚成熟的果实摘下来,装在篓里,背在黝黑的背上,驮到市场去,什么也赚不到,只是弄得背皮擦伤和满身汗臭。不过他的主人已获得一定利润。穆斯林商人从他主人那里把商品买来,在大暑天用小舢板经过十天八天乃至更多时日,从摩鹿加群岛运到马六甲(现在的新加坡附近)。在这里,第一个残酷的剥削者像蜘蛛一样已坐守在他所编织的网里:港口的主人——强有力的苏丹——向商人抽取装卸货的关税。只有缴纳关税以后,商人才有权将运载的香货转装到较大的中国式帆船上,再用宽桨或长方形布帆沿印度海岸慢慢地将帆船驶向前方。这样要走几个月的时间:完全是那种枯燥无味的航行,而在风平浪静时,则要在酷热的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无限期地等待。然后又是划着桨飞快地逃跑,以躲避台风和海盗。这样运载商品经过两个甚至三个热带海,真有无穷无尽的困难和难以名状的危险。在路上,五艘船中几乎总有

① 吉多尔岛——摩鹿加(现名马鲁古)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② 安波那(现名安汶)——摩鹿加群岛南部的一个岛,位于班达海中,靠近斯兰岛南端。

③ 马拉巴尔海滨——印度的西南部海岸。

一艘成为风暴或海盗的猎获物,而当商人安全通过了坎贝^①,终于到达鄂尔木兹^②或亚丁,展现在眼前的就是通往幸福的阿拉伯或埃及的道路时,这时他们便念起感恩的祷文。但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新的运载形式,并非不困难,不危险。在这些转运的港口,站立着一长列一长列数以千计驯顺的骆驼,主人一声号令,它们就顺从地跪到地上;一匹匹挨着驮起一包捆得结结实实、装得满满的胡椒和豆蔻衣。“四足船队”从从容容、一摇一摆地开始了它们在沙漠之海的旅程。一连好几个月,运载印度商品的阿拉伯骆驼队在沙漠里走过巴士拉,走过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到达贝鲁特和特拉彼宗德,或者经过吉达港到达开罗(这些地名叫人想起《一千零一夜》)。他们穿过沙漠走的是早从法老和巴克达利亚时代以来就已为商人所熟知的遥远的古道。但不幸,贝都印人——那些沙漠中的强盗对古道了解得也一点不差。一次野蛮的袭击,常常一下子毁掉了许多个月劳动和努力的成果。幸而逃脱沙漠龙卷风和贝都印人抢掠的一点东西又是其他强盗的猎品:每一只骆驼、每一捆货物,希贾兹的埃米尔、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都要抽税,而且抽得还不少。单是埃及掠夺者从运载香料所得的税收,每年就有数十万金币。而当骆驼队终于快到亚历山大城附近尼罗河口时,又有最后一个但绝不是最客气的抽税者——威尼斯船队守候在那里。这个小小的共和国自从背信弃义地消灭了贸易竞争者拜占廷以来,就完全夺得了在西方经营香料的垄断权;货物不是直接运往目的地,而是运往里亚尔托^③,那里有德意志、佛来米和英吉利的经纪人竞相购货。只是在这时,这些两年在热带阳光下生长和成熟的果实,才用宽轮马车经过阿尔卑斯山峡谷的冰雪运到欧洲商人的手里,从而运到了消费者手里。

正如马丁·伯海姆^④——一四九二年忧郁地在他那著名的《地球苹果》一

① 坎贝——十七世纪前印度西海岸的大商业中心。

② 鄂尔木兹(霍尔木兹)——中世纪最重要的港口,位于离波斯湾入口不远处,即今阿巴斯港附近。一六二二年,该城被毁。

③ 里亚尔托——威尼斯的一个商业区,位于同名岛上。

④ 马丁·伯海姆——德国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一四九二年制造了第一个地球仪。

书中所说的那样,印度香料在到达最后一双手——消费者手里之前,必须经过十双手贪婪的手的盘剥。他写道:“还必须明白,印度群岛上生长的香料,在到达我们国家之前,要经过东方许许多多人的手。”但是,尽管有十双手来瓜分暴利,其中每一双手仍然可以从印度香料中榨取相当宝贵的浆液;虽然香料买卖充满了冒险性和危险性,但在中世纪仍以最为有利而著名,因为在这里最少的货物和最高的利润结合在一起,即使五只船中有四只船(麦哲伦的探险队证明了这一估计是对的)连同货物一起沉没,即使二百六十五人中有二百人没有返回家园,即使一些船长和水手丧了命——即使这样,商人也不会亏本。假设五只船经过三年以后只有一只最小的回来,但满载着香料,那么这一船货就能绰绰有余地补偿所有的损失,因为在十五世纪一袋胡椒比一条人命贵。在大量供应毫无价值的人命和疯狂需求高价香料的情况下,难怪商人的计算总是正确的。威尼斯的官邸、富格尔和维里泽尔家族^①的宫殿恐怕完全是用印度香料的利润建造起来的。

但是正像铁不可避免地会生锈一样,如此巨大的利润必然会招来强烈的嫉妒。任何一种特权总会被人看成是不公正的;一小部分人大发横财,没有分到红利的人就自然会联合起来。热那亚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早就对善于经营的威尼斯人侧目而视,因为后者把潮水般的黄金输进了威尼斯大运河;他们对埃及和叙利亚更是虎视眈眈,因为伊斯兰教徒用一条无法摧毁的铁链把印度和欧洲分隔开来:任何一只基督教徒的船都不允许驶进红海,任何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商人都无权从红海通过。所有与印度人进行的交易都确定不移地要经过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商人和中介人才能实现。这种状况对欧洲消费者来说不仅要平白无故地提高物价,不仅要明显地减少信奉基督教的商人的利润,而且会产生一种新的危险:所有结余的金银会流回东方,因为欧洲商品的价格远远低于印度商品的价格。单是这一十分明显的损失,就使西方各国急不可耐地要摆脱这种大吃其亏和屈辱地受人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种愿望日益强烈,各种力量

^① 富格尔家族和维里泽尔家族均为德国富商和银行家。

终于联合起来。十字军远征决不(像浪漫主义历史学家通常所描写的那样)仅仅是向异教徒夺回“圣墓”的一种神秘的宗教意图;这第一次欧洲基督教同盟同时也是致力于砸断阻碍通向红海的铁链,消除欧洲基督教世界与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是在这方面深思熟虑、目的明确的第一次努力。但是,由于这一尝试没有成功,由于埃及仍然在穆斯林统治下,而伊斯兰教徒仍然阻塞着通往印度的道路,所以就自然产生了要另寻一条自由的不依赖别人的道路去这个国家的愿望。哥伦布西进,巴托洛梅乌·迪亚士^①和瓦斯科·达·伽马^②南征,卡博特^③北上至拉布拉多半岛,推动他们进行征战的勇气首先产生于一种目的明确的志向,即为西方世界最后开辟一条通向印度的自由的、不纳税的、无阻碍的道路,从而打破伊斯兰教徒可耻的优越地位。历史上,鼓舞人们作出重大发明和发现的主要原因总是属于精神方面的,道义方面的,但推动人们去实现这些发现的,则常常是物质方面的原因。自然,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计划,仅就其胆略而言,就应该鼓舞国王及其臣下;但是,如果这种到未知地域去探险的计划,不同时预示着对损失的资财有一千倍的补偿,那么这种计划任何时候也不会得到实现计划所需要的金钱的支持,任何时候君主和投机家也不会为勇敢的征服者装备船队。在这一地理大发现的世纪中,作为动力站在英雄人物后面的是商人,而征服世界的这第一次英勇的激情是由十分世俗的动机引起的。开头是由调味的香料引起的。

在历史上,当个人的独创性与时代的独创性结合起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创造意向的时候,就总是会出现创造奇迹的时刻的。在欧洲各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尚未顺利完成全欧任务的自己那一部分,这个国家就是经过长期英勇斗争后才从摩尔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

① 巴托洛梅乌·迪亚士——葡萄牙航海家,曾绕过非洲的南端,他把该顶端称为风暴角。若奥二世改为好望角。

② 瓦斯科·达·伽马——葡萄牙航海家,他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路。

③ 卡博特——意大利航海家,他从西北方向探寻通往亚洲的航路,到达纽芬兰岛。

葡萄牙。但是现在,当用武力夺得的胜利和独立已经巩固,年轻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却百无聊赖,无所作为。每一个得到顺利发展的民族所特有的自然扩张趋向,暂时还找不到出路。葡萄牙的全部陆地边界均与友好的兄弟王国西班牙接壤,因此,对贫穷的小国来说就只能用贸易和殖民的办法从海上进行扩张。不幸的是,葡萄牙的地理位置,与欧洲所有其他航海民族比较起来,乃是——或者当时觉得是——最为不利的。因为具有从西方来的拍打着葡萄牙海岸的海浪的大西洋,根据托勒玫^①(中世纪惟一的权威)的地理学,是无边无际的、走不到尽头的水的荒漠。托勒玫在描写地球时认为,沿非洲海岸往南的道路同样是走不到尽头的:他认为从海上绕过这一荒漠、绕过这一荒无人烟的地域,是不可能的,这一地域似乎一直延伸到南极,在它与地球南部之间毫无海峡可言。按照古代地理学家的意见,在所有从事航海事业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由于在惟一的通航地中海没有海岸,所以地理位置是极其不利的。

这样一来,把想像中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的东西,根据福音格言勇敢地试着去变落后为先进,这一任务就逐渐成为一位葡萄牙王子的生平事业。要是这位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位绝对正确的自然地球学权威托勒玫错了呢?从西方来的强大的海浪常常把一些稀奇古怪、不知其名的树木(它们可是在什么地方生长出来的呀!)的断枝残片抛向葡萄牙海岸,要是具有这种海浪的大西洋根本就不是无边无际的呢?要是大西洋能通向新的不知名的国家呢?要是非洲回归线的那一边也有人居住呢?这位智慧超常的希腊人硬说,这一未经研究的大陆不能绕过,由大西洋去印度洋没有通路,要是他只不过是说了一句谎话呢?要是那样,地处欧洲其他国家之西的葡萄牙就会是取得一切发现的真正的跳板,而去印度的捷径就要经过葡萄牙。要是那样,葡萄牙就再也不会被大西洋所困锁,相反,它比欧洲其他国家更赋有使命去进行航海事业了。把弱小的葡萄牙变为伟大的海上强国,把迄今以不可克服的屏障而著称的大西洋变为水

^① 托勒玫——(公元二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著有《地理学》一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权威。

上通道,这一幻想刚一萌芽,就成为历史上当之无愧地同时又是当之有愧地被称为航海家亨利^①的亨利亲王的终生事业。说当之有愧,是因为:如果不把对休达^②的短期海上远征计算在内,那么亨利就没有下过一次船,没有写过一本有关航海的书,没有写过一篇有关航海的论文,没有画过一张海图。但是历史仍然有权授予他这一称号,因为这位葡萄牙王子把自己整个一生和自己全部财产都献给了航海事业和航海探险家。这位葡萄牙国王的儿子和英国国王的外甥早在青年时代在围攻休达之战中(一四一二年)就已出名。他是全国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他本可以担任各种显要职务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欧洲各朝廷争先恐后邀请他去任职。英国请他去担任总司令职务。但是,这位奇怪的幻想者不愿担任任何职务,却宁愿去做那富有成果的孤独的工作。他隐居于萨格雷斯角^③,一个曾经是古代世界的圣角,在那里将近五十年间准备着去印度的海上探险队,也就是准备着向未知的大海作伟大的进击。

是什么给了孤独而果敢的幻想者以勇气,使他不顾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权威,不顾托勒玫及其继承者和追随者的意见,坚持认为,非洲绝不是冻结在南极上的大陆,非洲可以绕过,在那里就有一条通往印度的可以探求的海路呢?这一秘密永远也未必会被揭开。诚然,当时历史传说并未绝迹(希罗多德和斯特累波^④均已提及):似乎在那蒙昧的法老时代,一支腓尼基船队开进红海,两年之后,人们十分惊异地发现,这一船队经过陆地的尽头(直布罗陀海峡)又回到了祖国。也许,亨利亲王从贩卖奴隶的摩尔人那里听说过,荒漠的利比亚^⑤——西萨哈拉——的那一边,有一

① 航海家亨利——葡萄牙王子,若奥一世之子。他装备的探险队完成了许多最重要的地理发现。

② 休达——西属摩洛哥的海岸城市,一四一五年被葡萄牙人所占领,统治至一五八〇年。

③ 萨格雷斯角——葡萄牙西南端圣维森提角的突出部。一四一八年航海家亨利在此建立了航海学校和观象台。

④ 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斯特累波——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⑤ 利比亚——古希腊对北非(埃及除外)的称呼。

个“富庶的国家”。果然，一位阿拉伯宇宙学家——一五〇年在为诺尔曼国王罗泽尔二世^①绘制的地图上，在“富庶的国家”的名称下完全正确地标出了现在的几内亚^②。因此，亨利可能由于拥有经验丰富的侦察，比那些只把托勒玫的著作视为不可置辩的真理、终于宣称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土塔^③的描述为无稽之谈的地理学家，更了解非洲真正的轮廓。但是，亨利亲王真正崇高的道德意义在于，他既有伟大的目的，同时也意识到达到目的困难；高尚的谦逊精神使他懂得，他自己看不到他的幻想的实现，因为准备进行如此宏伟的事业需要有比人的生命更长的期限。当时，没有海洋知识，没有装备优良的船队，怎么敢从葡萄牙航海去印度？要知道，在亨利着手去实现他的计划的时代，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是简单得难以想像的。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继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数个世纪的精神上的愚昧时期，这时，中世纪的人几乎完全忘记了腓尼基人、罗马人、希腊人进行他们的大胆旅行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在那闭关自守的时代，说是有个亚历山大大到达了阿富汗边界，进入了印度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并非真实的杜撰。罗马人极好的地图和对地理的记述已散失，他们的军用道路已荒芜，标示深入不列颠和维菲尼亚^④的路碑已不见，罗马人标准的系统的政治地理资料已无影无踪。人们不再去游方探物，发现新事物的热情已冷却，领航的艺术已衰落。一些不坚固的小船，没有远大的目标，没有可靠的罗盘，没有准确的地图，成天担心会遇着暴风雨和可怕的海盗，从一个港湾小心翼翼地沿岸航行到另一个港湾。在宇宙志如此衰落的情况下，以如此可怜的船只去征服海洋，去征服海外王国，还不是时候。弥补数世纪以来因无所作为而损失的东西，是需要许多年的牺牲精神的。于是亨利——他的伟大即在于此——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未来的功绩。

① 罗泽尔二世——西西里岛国王，诺尔曼征服者罗泽尔一世之子。他对希腊和非洲海岸进行了多次强盗式的袭击。

② 几内亚——通常认为这一名称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地区的真涅城。

③ 伊本·巴土塔——阿拉伯旅行家。

④ 维菲尼亚——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个古国。公元前七十四年为罗马的一个省。